



## 本土文本

## 沈氏子弟 (非虚构)

□沈鼎 刘志平

蒲镇是个古镇,镇上有许多老宅大院,这些老宅子,大都建于明清年间,多是古镇郑家、吴家、沈家、顾家等大户人家的祖宅、宗祠等,这些人非富即贵,其中最为显贵的当属我沈家。沈家可谓名门望族,史上多有举人、进士出身,在朝为官,子弟九世,沈岐,清嘉庆庚申恩科举人,戊辰科进士,时任都察院左都史,历任吏部右侍郎,礼部左右侍郎,兵部左右侍郎,国子监祭酒,翰林院侍读侍讲,清朝道光皇帝老师是也。诰授光禄大夫,紫禁城骑马,重赴鹿鸣筵宴,予谥文清,御赐祭葬。这是足以让沈氏家族世代为之荣耀的国家级别的大人物,让蒲镇人民为之仰慕。不过岁月无情,朝代更替,到了我爷爷沈成林这一辈分上,民国时期,随着日寇攻陷蒲镇,沈氏家族子弟面对国难战乱,家乡沦陷,不得不自寻出路,各奔前程,选择了不同的人生方向,整个家族近乎离乱瓦解,家族人员关系错综复杂。

因战乱远迁在重庆国民党财政部钱币司任职的我爷爷,在战时动荡,时局不稳之时,心底还是把光耀门庭、振兴祖业的希望寄托在几个儿子的身上,为此他常常写信给守在家中的妻子,千万要盯着儿子的学业,让他们沉下心来读书,得以学业有成,或能著书立说,方好继承沈家文脉,可他万万没想到,他的四儿洪熙,非但未如他所愿,反而离经叛道,背道而驰,越走越远。

这是个风雨交加,漆黑如墨的深夜,在蒲镇东郊的一户农家后院的一间小草屋里,沈洪熙面对一面藏在日记本内页里的党旗,一块小小四方形的红绸缎,用金黄色的丝线绣成斧头和镰刀的鲜红的党旗,握拳宣誓。一九四〇年四月三日,正是抗日战争最为艰难的时期,我父亲沈洪熙受抗日救国思想影响,投身革命,十六岁的他决然加入共产党,入党后在党训班培训一个月,任如西县地下情报总站站长,被党指派潜入敌占区。

蒲镇地处新四军与日伪双方争夺的交战之地,沈家在蒲镇为一大家族,家族关系错综复杂,有人在伪军做事,团结

这些人,回到抗日统一战线,是我党当时的重要任务。如西党组织指派我父亲利用他沈家合法的身份回到蒲镇从事地下工作,收集情报策反有关人员。

一条通畅运河的支流,由西向东,流向东乡,河两岸长满青青的芦苇,芦苇长势茂盛,密不透风,因为战事,河上少有行船,一支队伍藏在其中难以被发现,是区中队打击藏身最好的宿营地,天然的屏障,更是打鬼子最好的战场,这是双方坚守反击的界河,河北是解放区新四军的地盘,河南则是日伪军的地盘。

初夏的一个上午,我的叔爷爷沈成慈带着一队保安团的士兵荷枪实弹,部队在河南岸边,北岸游击队队长我的叔爷爷沈成彬,带几位队员在身后,他隔岸喊话:成慈兄,眼下大敌在前,抗日重大,你我同为华夏子孙,江海儿女,理应精诚团结,共同抗日,保卫家乡,今天我兄弟开诚布公,谈谈如何合作,枪口一并对准日本鬼子,你看如何?

沈成慈回道:成彬兄弟,你有此意也好,你一人过河来,咱俩商议此事。沈成彬脱下衣裤,准备过河,队员劝道:沈队长,你不要听他的鬼话,你一人赤手空拳,到了南岸,他沈成慈翻脸,吃亏的是你。没事,我量他沈成慈良心还没给狗吃了,再说那边还有咱们的同志,沈成慈能来,说明他还是真诚的。

沈成彬没带一人也没带枪,游过对岸,上岸抹去身上的水花,笑笑对沈成慈说道:兄弟我这赤身露体的,也可算是赤诚相见了,自家兄弟爽快,咱们兄弟好久不见,当面谈谈最好。

沈成慈如何协商,合作各表明了态度,达成初步意向:双方不再对立,互不侵犯,我打我的日本鬼子,你也不为鬼子卖命,残害百姓,日后双方一旦碰头撞面,各自避开,互不开火,此一协议一直延续执行到解放战争,蒲镇解放。

我父亲的策反虽未达到最终目的,但也有了好的效果,就在我父亲还想进一步策反沈成慈,形成统一抗日阵营时,不料却被朱开聪抓捕。

前一天伪保安团副官去邮局搜查

信件,发现由邮局员工郑涛转收的一封信,没有落款,引起了副官的怀疑,郑涛经受不住拷打,交出沈洪熙。团长朱开聪大喜过望,以为抓到我父亲这下地党,就可以通过这个突破口一举将白蒲地区的地下党摧毁。朱开聪亲自审讯,我父亲咬紧牙关不松口,只说是你们抓错了人。朱开聪恼羞成怒,把那封信往桌面上一摔,说,铁证如山,你还想抵赖。我父亲假装受到惊吓,跌倒在桌子前,借此看到信的内容,一看全是暗语:要他去过中秋节,吃饭……落款是单线联络人姜祝三的化名,他灵机一动,笑笑说,你们搞错了,这是我的恋人,叫我去她家过节,她叫徐群,你们看,这不是她的签名?不过字写得太草了,她在信封上没落款也是怕别人知道我们的关系。我父亲以此糊弄朱开聪,朱开聪自然不信,欲加严刑,副官连忙在他耳边低声说道:朱长官,切莫动怒,从长计议,这沈洪熙的父亲现在在重庆国民政府财政部做事,和上面的高官交往很深,而这小子的表叔也是咱们刘桥区的区长,万一把他打坏了,不好交代。朱开聪想想也是,只得先将我父亲关押再说。

此时人在重庆的我爷爷得知儿子惹了官司,还与共产党有牵连,又气又急,这小子如此顽劣,一个学生不在学校好好学习,却所谓地投身抗日救国,这是大人们的事,你一个学生参与其中,又有何用,真是不知天高地厚,误入歧途。心急之下,赶紧托时任刘桥区伪区长的表叔前去朱开聪那里说情,同时让家人四处打点,花些钱财,早日将儿子保释回家。

朱开聪碍于刘区长的情面,也知晓沈家在官场有一定的背景,暗里收了沈家的银两,加之此案又查无实据,顺水人情自然做了。只是,他恼怒沈洪熙实在顽固不化,还得杀杀他的锐气,让他晓得个厉害,反思反思,再关押数日。

我父亲被关押在一炮楼之内,四十天后被释放。爷爷怕儿子还不安分,随即叫家人把他送到上海妹妹身边,囑其严加看管,督促他入学,完成学业,我爷爷一心要儿子走学而优则仕这条路,他

认定这才是沈家门庭传承的文脉。我父亲此时无法与党组织联系,身不由己,去了上海。

就在爷爷为我父亲怒其不争时,让他庆幸的是次子洪焘(我二伯父)学业有成。洪焘在重庆就读南开中学至高中毕业,考入国立中央大学,大二时应征入伍,即被派往美国迈阿密海军学校学习,一九四六年学成回国。

一九四六年夏季,一行八艘军舰横渡太平洋,一片汪洋,海风阵阵,西天残阳,晚霞如血,沈洪焘身倚船舷,眼望西方,只想及早回到父亲身边,早日和兄弟姐妹相见,可军舰航速根本快不起来,因为二战刚刚结束,海面上漂浮着很多水雷,必须小心翼翼地行驶,饶是这样,还遇到多次险情,所幸无碍,军舰终于驶入吴淞口,沿长江一路西行,没有停靠上海港,洪焘依然没有能和父亲、弟弟见上一面。

军舰最终停靠南京港码头,一行人得到时任国防部长陈诚的接见,沈洪焘被分配到沿江国民政府海军司令部当参谋,少尉军衔。谋得一官半职,当然日后也会升迁,在沈成林眼里也许尚有一丝慰藉,勉为祖宗耀祖,彰显沈氏门庭了。而沈洪焘对仕途当官却一无兴趣,他认为战争对国家人民都是灾难,他不喜欢战争,也不想参与战争,只想能学业有成,以科技报国而已。

一九四八年在被派往青岛前线,途经上海时,沈洪焘急切地想见到父亲和兄弟,他不想参与内战,和解放军开火,于是开小差,脱离了国军部队,重新入学,在上海交通大学船舶轮机专业和船舶设计与制造专业。

留在上海的二伯父未能与弟弟洪焘见上一面。我父亲已在他到上海之前赶往故乡蒲镇的途中,此时江北已在解放前夜,许多人纷纷逃向上海南行,而此时我父亲决然逆向而行,他明白此时不回家乡,更待何时,这是他能重新找到党组织的最好时机,当年的地下党领导,同志必定会公开身份,他能更方便地找到他们,离开党组织四年多了,他好想同志们啊! (上)

## 中秋的月光 (散文)

□宋一枫

梦如幻的光芒。

他们一直睡到天亮,揉揉刚醒的眼睛,眼前被风吹过的芦苇,芦苇上顶着温暖的白色芦花,飘飘飘飘。五千步之遥有所草舍,几声崽狗的稚吠,更添冷清,好大的一块地啊!

当年,他们在入冬之前种下了一种叫草头的植物,学名苜蓿,还种了青菜、蚕豆、黄芽菜。他们用在里下河钓鱼的方法,捕获沙滩上各种各样的鱼虾,用鱼虾换回玉米种子及小麦颗粒还有土豆和油盐。用冬春夏三个季节,垦出三千步桑田,正好与更早来沙地的孙家接壤。以至朱三郎与孙家大闺女女儿之间有了情感,结成婚约。

雨水、惊蛰播种的玉米在立秋、处暑时节收获了,天气尚热,很快晒干、留种、交易。高祖父把一大捧铜钿钱梁记钱庄换了两个银洋钿,缝进裤腰夹层里。他想高祖母以及两个孩子了,回去曾经走过的路,熟,在中秋前晚回到干垛庄。

高祖父把银洋钿和内心的喜悦,一起塞到高祖母的枕头底下。皎洁的月光和热烈的目光同时落在起伏的芦花格子被面上,高祖母发烫的脸颊缩进高祖父宽阔的胸膛,芦苇摇曳,芦花飘落。

“你听见了吗,他娘,明儿起五更带着大龙就走……”高祖母不响,几乎把一生的眼泪在那个临别的夜里哭尽了。推上那辆祖传的独轮车,左边坐着小脚的高祖母,右边码放着铺盖和干粮、水、镰刀。大龙,就是我的曾祖父,在前面拉着,高祖父扶轼推着,跟手跟脚离开了村庄。小虎那遥远而又清晰的凄厉哭声,似要把高祖母的心肺撕裂,一路上的艰难与凄苦不必描述。

未到沙地晓夜思量,得到沙地冷气叹声。要在这里生活了,要在这里干活,潮水退了还涨,蒿草铲了还长,月亮来了又走。拍拍弯曲的腰,望一望天上聚散的云彩,头顶上一行又一行的大雁

往南方飞行,高祖母哭不出眼泪。朱三郎带着孙家闺女回到沙地,吞吞吐吐诉说着,小虎在上个月先是听不见声音,后是看不见东西,最后没几天就走了,就埋在他爷爷奶奶的旁边。

人生可叹,天上月圆之夜,总是人间月半之时,年年如此,月月如此。中秋逢白露,高祖母都会梦到公婆爹娘和小虎。半夜起身再睡,又回到梦里,也只有梦里,能见到他们,使劲地追他们,直到快要追到他们了,醒了,天蒙蒙亮。高祖母夹着一叠火纸一个人伏在荒地上点着,又哭,口中念念有词:“你们听见了吗?爹啊,娘啊,小虎啊,你们要好好的……”空旷的地,不响。

高祖父他们在海界河阳岸,没日没夜耕作,不出十年,就垦殖出二万步地(约八十亩),瓦屋三间。大龙二十岁了,铁塔般的身材,相貌堂堂,寻娘子,娶陆氏,荡田一带有头脸家的小闺女,年十八。正月初三拜堂成亲,十月十六,生产一子,也就是我的祖父。那时养娃随心所欲,接着诞下了大姑婆,小姑婆。

海界河北,来了一个小伙,是个读书人,有学问,他跟曾祖父讲,有个地方叫上海,离这不远,坐船一天就到,可以进工厂,生产洋布洋灯洋油,一个号头可以进账一块银洋钿。曾祖父心动了,他跟朱三郎的儿子阿二讲了,回去,回去。他们进了第七棉纱厂,就是那个后来发生“五卅革命运动”的那个厂。阿二听到了风声连夜逃回到北脚,曾祖父是革命运动的积极分子,闹得很彻底,也欢实,和那个读书人被巡捕捉了起来。

高祖父变卖了一万步地,找人赎回曾祖父,大洋送了出去,救回一命,可人没回来,说是参军去了。以后高祖母的眼里只有夜晚,没有白天,干哭,哭瞎的。又是中秋,高祖父在餐桌上多放了一双筷子,一个碗,温了半壶米酒。那夜没有月亮,没有月亮的中秋,思念更长久更绵长。偶然也有信来,一次说在江西,

还有一次说在陕西,信上煎打完了仗就回。岁月在动荡中日夜煎熬,多难的故土烽火连天,亲人的思念如黄海滔滔。

很多年后,仗真的打完了,高祖父、高祖母都往生了。海界村出现了一个身材魁梧的男人,空瘪的左袖,像风中飘荡的旗。逢人就问:“宋家在哪?陆家小末住在哪里?大名叫陆来娣。”有人把他领到一个女人面前,你认识这个人吗?你听见了吗?他娘,我是大龙啊。”

这时,祖父已经成家,沙地芦苇多,做了工匠。大姑婆嫁了人,小姑婆不成低不就待字闺中,成了不折不扣的大龄剩女。开垦的桑田参加了土改,入了初级合作社,阶级成分评了个中农,是因为曾祖父对革命有贡献。

曾祖父在沙地待了有一年光景。过了一个中秋节,那晚的月光出奇的明亮,明晃晃的月光流淌在窗下落满灰尘的梳妆盒上。曾祖父吸了一口气,用力吹掉梳妆盒上的灰尘,打开抽屉,取出梳子为伊梳了头,曾祖母花白的头发,在银色月光的映照下,像一截断裂的冰川,眼泪像一溜闪着幽光的冰晶。

“你听见了吗?她娘,组织上说了,明天就走,小女儿雅珍跟我去新疆支边,落实好了,就回来接你。”曾祖母不响,别过头去流了一宿泪。后来,再后来,直到他们轮回回到下一段生命,再也没有见上面。

从小到大,无论是年少时在沙地生活,还是成年后在省城谋生,也无论是在物质十分匮乏的改革开放之前,还是进入了新时代的今天,在母亲的操持下,中秋的夜晚,月光之中,一定会搬出一圆桌的菜肴,上三层下三层,月饼叠成塔,好酒飘香,能起来的聚齐一堂,没能莅临的视频会晤,感觉起来特别隆重,热烈,盛情。面对如此亲情包围的情调,母亲说,祖宗们也会来,他们乘着月光来的。

## 江海新韵



## 光阴醉 (组诗)

□刘白

## ◎拂晓

薄薄的蛛丝  
覆盖着鲜嫩的露珠  
更薄的微风  
拂动着百合的花瓣

## ◎猫脚步轻盈

它知道 破晓之前  
不能发出一丁点儿声响

河面有了一丝亮光  
映照出天空浅浅的蔚蓝  
云朵走走 停停  
如同女儿淡淡的眼影  
扑闪 扑闪

做一个勤勉的人  
做一个不辜负晨光的人  
当年妈妈说过多少次  
我却没有一次入耳

如今  
面对即将升起如初阳  
我注定会又一次脸红

## ◎临水而居

门前种一棵冬青  
屋后植几株香樟  
靠近河边要开一扇窗  
远远就能够看见  
河里来来往往的船

屋顶的茅草  
哪怕一百年也不更换  
那天 那个早晨远行的人  
一定还会回到这里  
也一定能够记得  
那天远行时  
这屋顶上的浓霜

临水的石阶天天洒扫  
靠近石阶  
再放一条小船  
回来的那个人  
一步就可以迈上河岸

屋里的人  
正将这些年的一千句话  
酝酿成一句话  
这句话平静而滚烫

## ◎望月

当年 也曾对月亮  
有着过高的期望  
要求她一直圆 一直满  
不留一丝缺憾

后来 我渐渐懂得了  
阴晴圆缺  
才是生活的日常  
有光才有暗

如今 我已经能够直视  
月亮缺失的那部分  
我明白 那些缺失和阴影  
才是生命中最真实的柔软

## ◎庭院

父母不在了,乡下庭院还在  
邻居元金叔叔、贤秀婶婶  
知道我们在外忙碌  
让我们兄弟俩放心  
到了相应的季节该种什么  
他们会帮我们家也种点什么

我记得妈妈喜欢在院子里  
东边种上韭菜、蚕豆  
西边种上茄子、黄瓜  
不大的院子里遍布瓜果蔬菜

现在 我们偶尔回乡下去  
总是不需要带钥匙的  
钥匙就放在贤秀婶家里  
方便他们帮我们打理庭院  
前天他们带给我的嫩蚕豆  
绿得能渗出水来

每次看到韭菜割了一茬又一茬  
青绿不断地冒出  
原来  
父母对子女的爱真像韭菜一

样执着

还有老院子、老邻居  
仿佛一再在提醒我  
这里才是我们的根

## ◎暮色

天光变成暗黄  
树叶更暗  
能够溶于水的  
也只有这  
渐渐暗下来的暮色了

被暮色包围的  
除了我  
还有夜晚赶路的人  
蝉鸣声越来越薄  
赶路的人  
身上的露水越来越重

赶路的人啊  
擦亮火柴 点燃香烟  
一下子照亮了唇齿间  
而远空 星光微弱  
总也点不亮越来越暗的夜幕

## 距离 (组诗)

□苏末

## ◎距离

它的空在颤抖,它的空是不平静的

无辜的独眼,望着天空  
一棵老桑树只剩下矮树桩

太空太远了,它再也摸不到风  
风只有吹向麦苗时,才有了颤抖的样子

像田里撒化肥的父亲  
灰色衣角的颤抖

灰喜鹊,巢,孩子,都离开了它  
因此村子更清冷了  
因此干完活的父亲,要把手  
笼在袖子里

越走越慢,从冬天到春天  
还没有走到家  
他的孩子长大了,坐在树桩  
上哭泣

## ◎秋千颂

外面在下雨,闪电划破夜色  
照向两棵树之间的一架秋千,它孤悬在暴雨的  
中心

在我注意力的中心  
持续晃荡  
天地之大,容不下一架  
平静的秋千

白天,它曾让女孩的裙摆飘扬  
笑声令阳光变得透明  
曾让男孩站上去,脏兮兮的手  
去够枝头正在转红的果子  
它也让一位老者,默坐良久  
又意兴阑珊地离开……  
风雨的夜晚,我们在心里  
悬垂着一块坐板

冷雨。柏树在摇晃,白果树  
光秃的顶端  
一个鸟巢在颤抖

一辆挖土机,长臂伸进晦暗  
河底  
团团淤泥,倾倒在坝上

青黑的泥,久不见阳光  
中风的中年男子呆坐在门前  
看着河水  
无常的日子,日夜在我们身  
边流淌